

「三士道」思想對近代漢傳佛教的影響與發展

——以《廣論》與《成佛之道》為探討中心（三）

本文榮獲九十六年度太子建設獎學金

◆曹郁美（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班）

第七，回歸至前面的疑點：為何印順說他與法尊「距離非常遠」、「他(指法尊)的思想已經西藏化了」，究竟是何意？這就牽涉到印順的個人主觀意見了。

印順對密教素無好感，在〈密教之興與佛教之滅〉一文中有清晰的闡述與見解，另於其他文章亦有零星出現。大致說來，其批評的理由如下：

（一）密教是婆羅門教的死灰復燃。在密教中佛或菩薩被天神化、龍鬼化、夜叉化，並且崇尚火供、以咒術為中心，

皆偏離了佛陀的教法；印順給此時期的祕密大乘佛教冠了一個名詞：「天佛一如」時期。

此外，印順不能苟同如來藏或真常思想(真心常住之性體，乃吾人成佛的根本)，認為這是變相的婆羅門教之「神我」論，只因眾生心性怯弱而作此方便說，其實並非了義。印順進一步認為密教的成佛論——修證自身與佛身不二，乃從婆羅門教「梵我合一」轉化而來，正是不折不扣的真常思想。

為何真常思想為不了義，



何者才是了義？印順如是解釋：「只要真正理解緣起性空的真義，無常無我而能成立生死與涅槃，何必再說如來藏與阿賴耶識？」以及「『真常唯心』是佛德本有論，正是『祕密大乘』的理論基礎：眾生本有如來功德，才有成立即生成佛——『易行乘』的可能。」意思是說在空性之下萬法如幻如化，以緣起無我故才是世間真相，如此，說如來藏、說阿賴耶乃至於即生(身)成佛，皆屬易行乘、方便道。故知視般若空性之學為了義說，一直是印順不變的主張。

(二) 密教之「雙修法」為印順最不堪忍受者，斥之為左密外道。他措詞嚴厲地說：「到了『祕密大乘佛法』，念天的影響更深。……而忉利天與四大王眾天的男女交合而不出精，也成為實現大樂，即身成佛的修證理想。……念天而演變到以『天(鬼神)教』方式為佛法主流，真是世俗所說的

『方便出下流』了！」念天、念死的觀念，印順是不能接受的，更何況由念天演變而來的旁門左道——「男女雙修法」。

至於論及倡導持戒的宗喀巴，印順則說：「西藏宗喀巴似有感於此道難行，故於無上瑜伽之雙身法，自灌頂以至修行，多以智印，即以觀想行之，然餘風猶未盡也。……」言下之意是對宗喀巴表示讚許，只可惜後世「餘風猶在」，徒呼奈何！

(三) 由於對密乘的不以為然，故而印順有這樣一段話：「有些人，受了進化說的眩惑，主張由小乘而大乘，而空宗而唯識而密宗，事部行部一直到無上瑜伽，愈後愈進步愈圓滿。……是同樣的錯誤。」印順推崇阿含、特尊般若是眾所周知的，因此他的意思是「並不是後來的就比先前的好」，故而後起的祕密大乘佛教即使是最高的無上瑜伽，並不能得到印順的認同。



瞭解了以上背景，無怪乎印順明明根據《廣論》的架構而撰寫《成佛之道》，然而除了在該書的序言略作交代之外，對於宗喀巴的「三士道」並不那麼重視，反倒是處處見到太虛三乘、五乘、大乘「三級分類」的影子。印順云：

虛大師深感於中國佛教末流的空疏貧乏，所以以「五乘共法」，「三乘共法」，「大乘不共法」，統攝一切佛法，開顯由人而成佛的正道。這與西藏宗喀巴大師，宗承印度的中觀與瑜伽，以「共下士道」，「共中士道」，「上士道」，而綜貫成佛的菩提道次第，恰好相合。

由以上的分析可知，由於印順對大乘祕密教有成見，相信這正是他與法尊意見相左處，也是他對《廣論》擷取了「三士道」的骨架，加以發揮改良之後建立了自己的風貌，

與原來大不相同之原因。

六、日常與《廣論》之緣

最後要談的是弘傳《廣論》不遺餘力的日常法師（1929—2004）。

日常於三十六歲時剃髮易服，起初專致於淨土的念佛法門，後來在某一因緣下赴美居住，接觸西藏佛教，聆聽到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，深感其理論的完整無瑕、實踐上的可修可證，從此便徹頭徹尾地投入西藏佛教的學習與弘揚；更於五十九歲高齡親赴語言不通、人生地不熟的印度，為的是學習正法，帶回台灣來廣宣流布。1987年起，日常開始教授、推廣《廣論》，並對追隨他的人說：「《廣論》這本書就像一張『藏寶圖』，依著它，可以正確迅速的找到寶藏。」日常就以這種精勤不懈的精神領導弟子「尋寶」，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分鐘。

說起來，日常與印順二人是有師生之緣的。

日常在一篇自述中說道：

「開始接觸佛法，我也念佛，而且念得相當得力。那麼，是什麼因緣使我從念佛到遇見《廣論》乃至於全神投入呢？最初的轉變是我遇見了當代大德印順導師，他告訴我：『像你這樣念書識字的人，應該讀讀佛經。』起初，我讀起來覺得沒有什麼興趣，慢慢深入之後，發現對念佛蠻有幫助的，於是信心大增，因而生起接觸經教的興趣。雖然侷限於念佛持戒方面的經書，但也是我深入經藏的淵源。」^{註1}

由於日常並沒有說明時間與地點，然據筆者推測這段時間應是日常住在新竹福嚴精舍，與印順相處之時。換句話說，印順之言像是提供了一把鑰匙，讓日常由念佛、拜佛之

門走出來，進入另一扇閱讀經論之門。

不久日常去了美國，1972年印順亦赴美養病，住在沈家楨居士提供的菩提精舍，就由日常擔任侍者，悉心照顧；有二段文字說明了這一段情誼。

印順在自述中說：

「我住在紐約長島的菩提精舍，多承日常法師的照顧一切，過著清幽安靜的山居生活。住了半年，體重從四十二公斤而增加到四十六公斤，身體是好得多了！……舊曆六月底，由日常陪同返台。……」

聖嚴在一篇文章中回憶到：

「我在日本留學期間，幾次與在美國靜養的印順長老通信，長老病得很重，便由日常法師代筆寫信給我。當時日常法師就隨侍印順長老，住在沈家楨居士的菩提精



舍……。」

可知印順、日常兩位法師有一段時間互動密切，只是不知何故後來因緣淡了。同時說也奇怪，推估起來，印順的《成佛之道》早已出版十餘年，但似乎對日常吸引力不大，真正令他茅塞頓開、終生信奉不渝的，反倒是赴美之後所接觸的《廣論》，所謂的「相見恨晚」吧！人生之因緣聚合，真不可強求。

順帶一提的是，日常法師圓寂於2004年10月15日，這一天，華梵大學的創辦人亦示寂，可謂巧合。

五、結語

「三士道」思想是佛教教義的珍貴資產，從阿底峽的奠基、宗喀巴的述釋，進入中土之後經過法尊的翻譯、太虛的肯定、印順的編寫、日常的弘

傳，一千年來藏、漢兩地讀者都蒙受其惠。

所謂「下」、「中」、「上」並不含優劣意味，而是期許眾生將心量逐步擴充，依自己能力前進，並以「共」字作為掌握的焦點。這是《道燈》、《廣論》與《成佛之道》所共同致力的目標，也是本文的重點所在。

至於印順對於密教的批判，並無損於《廣論》的價值，因為二本著作各有其關注焦點與詮釋理念，值得讀者挖掘其中思想的精髓與寶藏。

本文並非為六位大師作傳（區區短文亦不可能），如今這六人——阿底峽、宗喀巴、太虛、法尊、印順與日常皆已作古，然而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」，他們留給後人寶貴的「三士道」，無論作為學術研究或是信仰奉持，皆極有意義！🕉（全文完）

註1：釋日常，〈淺談值遇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的因緣〉，刊載於《福智之聲》，民國82年6月30日。